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回 鳳去臺空江自流

亨利唯一不放心的，是美國城的電腦系統。他深知當局在地球上的力量，美國城有自己的系統，不知道兩者相差多少。傑克生為了讓他安心，帶著亨利與黑金剛，到電腦中心去看摩爾。

這座電腦中心規模相當龐大，平面建築面積就有數十公頃。中心大廳裡有二百五十六套平行處理的超級電腦，終端機則不下數百。

大廳四壁懸掛著各式平面螢幕，有的是多媒體，有的是周遭環境的監視圖像，還有火星各地的氣象以及地形資料。

三人進來時，廳中一些人正忙著，有人喊：「向北偏東三度，速度一百五十！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颶風！」

「又是它？怎麼前幾年沒出現過？」

一個瘦削的中年人，滿面于思，在一台終端機前，忙得不亦樂乎。他把畫面投射到對壁的螢幕上，但見四下一片朦朧的土紅，中央有一團漩渦，上端像個碩大的漏斗，扭動著尖細的尾巴，迅速朝前方舞來。

那條尾巴雷霆萬鈞，掃過處飛砂走石，有的被漩渦吸進漏斗，有的則四散崩落。這裡原來是片平地，偶有幾處略凹的隕石坑，狂風過處，宛如千軍萬馬往來馳逐，粗暴的帶起坑裡的紅沙，眼前一片慘紅激盪，好不駭人。

「南緯三十四度，西經九十一度，正向日本屯墾區迫近。」

「他們有預警系統，不足為慮，但是要知會交通處，太空梭停駛。」

「今年的沙暴晚了一個月，但強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。」

「本區的風速是多少？」

「每小時八十公里。」

「看來這個沙暴將在今天到達金色平原了。」

亨利忙問傑克生：「桑塔那開始動手沒有？」

傑克生說：「放心，桑塔那是老經驗，他有的是辦法。」說著，他領著亨利走到那瘦削的中年人面前，介紹說：「這位便是摩爾·阿希哈先生。」

摩爾頭都沒抬，手指如飛地在鍵盤上舞動，只說：「別吵！」

傑克生又說：「摩爾！我帶了一位你久仰的人物來。」

摩爾還是不理會，說：「等一會，這風團有問題！」

傑克生好奇地問：「風不就是風嗎？大一點小一點罷了。」

摩爾說：「豈止大一點？你沒看到，它像個有生命的機體！」說著，他又開啟了一個螢幕，背景是藍色的三維座標格子，他用光標指著風漩的尾巴，說：「你看！它在作有規律的運動！」螢幕左下角記錄著三維的讀數，每秒計算一次。細觀之下，居然那些移動值都是整數！

傑克生不是外行，一見大驚道：「怎麼可能？難道有人控制它？」

摩爾說：「至少不是我們！」

大家正在苦思，突然那團漩渦消失了，消失得無影無蹤！背景紅茫茫的沙霧如故，地上的塵石依舊滾滾，只是漩渦不見了！

摩爾楞了半晌，這才抬起頭來，見到傑克生身旁有位老者，忙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個怪物出現了好多次，我一直弄不清它是什麼東西！」

傑克生介紹亨利說：「這位是真理教教主，亨利·紐曼。」

摩爾睜大了眼睛，忙伸出手來，說：「啊！紐曼先生！久仰！久仰！」

亨利握著手，也說：「彼此！彼此！聽說你讓電腦破功了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」

摩爾拼命搖頭，說：「說來慚愧！我差太遠了！」

「你太客氣了！」

「不是客氣，我們西方太重視技巧，忽略了事物的本質。」

「電腦不就是技術的結晶嗎？」

「沒錯，不過那是沒有生命力的電腦，沒有生命就沒有智慧！」

傑克生說：「我們到會客室慢慢談吧！」

摩爾說：「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這個風團是什麼。」

亨利說：「阿希哈先生，能搞清楚的是技術還是本質呢？」

摩爾想了想，不禁笑起來：「紐曼先生！佩服！佩服！你說得對極了，我已養成習慣，總是落入技術的窠臼！走！我們到會客室去！」

會客室甚為寬敞，裝飾成二十世紀的酒吧。三人落坐後，侍者便送上水酒。

亨利單刀直入地問：「請問這裡的電腦系統和當局在地球上的有何不同？」

摩爾笑了，說：「你是問它智慧有多高，是吧？如果和地球的當局比起來，一個是一，一個是零。」

亨利說：「我們的是——？」

摩爾說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們的是零。」

傑克生忙說：「摩爾的意思是，我們的電腦不作與管制人類。」

摩爾說：「不是不管制，是沒有能力。」

亨利問：「真的差那麼遠嗎？」

摩爾低頭想了一下，又抬頭說：「倒也不是，問題在管制的定義。」

亨利問：「管制有什麼定義？」

「就以人來說吧！如果沒有智慧，人能管什麼，制什麼？電腦也一樣，因為沒有智慧，所以不能管，不能制！」

「你是說電腦要有智慧，才能管制？」

「我是說，要賦與電腦管制的權利，電腦才会有智慧！」

傑克生急了：「我們不談這些！不允許電腦干涉人間事，是大家的決定。」

「是的！我們太重視個人的自由權利，結果像癌細胞擴散一樣，自取滅亡！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向當局輸誠？」

「我跟你說過，在那裡，我太渺小了。」

「那就不要抱怨！」

「是紐曼先生問我的呀！」

亨利忙打圓場說：「我是問如果我們和當局為敵，會有什麼下場？」

「沒有下場。」

「什麼叫沒有下場？」

「你見過大人打小孩吧？不懂事當然要打，打完就沒事了。」

「如果大人有錯呢？」

「大人如果懂事，改過便了事，否則自有大人去打大人！」

亨利不滿，繼續問：「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話。」

摩爾說：「是你不願意聽，我曾經是小孩，打過一個小孩。結果我長大了，知道自己不足，而另外一個小孩卻變成巨人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紐曼先生，我知道您是意識流大師，請問，電腦有沒有意識？」

「照理，電腦不應該有意識。」

「不錯，如果電腦有意識，是不是可以產生智慧？」

「這點我無法否認。」

「我見過過當局的意識，我曾潛入她的意識區，結果我發覺她的設計者故意留下一個封條，是我這個笨蛋自以為是的把那道封條撕下來。結果她以超過我千萬倍的速度成長，我卻連一本《道德經》都無法讀通！」

「這與道德經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你知道技術需要累積吧？」

「當然，這是我們美國人領先的地方。」

「是的，道德經是所有技術的總和！你們美國人只是鑽進牛角尖而已！」

傑克生大喝：「這是偏見！」

「偏見？易經是電腦的祖先，你同意吧？」

「不同意！」

「好了！那是誰有偏見？連二進位的發明人萊布尼茲都承認，易經早有二進位的機制，而沒有二進位就沒有電腦！」

「至少，中國人沒有做出實體來！」

「那也是你孤陋寡聞！清朝有本《野鶴老人全集》，後人發現那就是電腦占卜的系統分析藍圖，你是工程師，總不能否定設計圖重於成品吧！」

「可是我沒見過。」

「那不證明了我說的嗎？」

亨利說：「就算易經是電腦的結構理論，這又與道德經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易經是結構，道德經則是資料。」

「資料？」

「是的，我發覺不二老的程式，就是用來闡釋道德經的。」

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「這樣說罷，易經是體，道德經是用。嗯！這樣說你一定能瞭解，如果站在意識的立場，把意識當作體，那，智慧就是用。」

亨利是一派宗師，自然一點就通，他驚叫一聲：「有道理！意識是體，能以一己的認知分辨物我，那就是用！」

摩爾說：「所謂的體用、分辨物我，就是自然之道。不二老人早把這些理論放在一本電書中，流傳了很久，只是機緣不到，沒有人理會。」

「電書？」

「是的，最早期的版本。」

亨利幾乎跳起來，說：「那是真的了！我也有師父，他是日本人！對呀，日本人也看得懂漢字！他說符合常識只是科學的起步，未來的科學就是時空係數的控制。他就是在套最原始的電書中學會意識神功的！」

摩爾平靜地說：「我也是西式教育的受害者，西方把一切知識分解又分解，分到牛角尖的尖端了，還要往前衝。人人無法用所知所識相互溝通，卻又各行其是，自擁山頭，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所作所為是什麼！」

傑克生極為憤怒，斥道：「你想否認科學文明嗎？」

「我不想否認什麼，我只知道今天的結果是昨天的錯誤形成的。」

「今天的結果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終於被電腦統治了！」

「你不是說中國人先發明電腦的嗎？」

「你承認就好！這就是中國人明智之處。道德經上說『不為天下先』，他們只是把藍圖畫好，放了幾千年。等美國人把電腦實體完成，自掘墳墓後，自然有人應運而生，把道德經的智慧裝載進去，智慧電腦才問世。」

亨利氣餒地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是輸定了。」

摩爾說：「誰輸定了？你說的我們，是指美國人還是人類？」

「當然指人類。」

「那就未必！人體並不完美，人與人僅是能量的過渡介質，意識、智慧應該是人類的昇華，昇華了並不表示人不存在。」

「這點我同意，人在形成意識之前，與野獸差別不大。有了意識之後，又進化了幾十萬年，才逐漸累積成為科學，產生了智慧。因此智慧應該是近百年才有的，要說中國人早就有了，我還是不能信服。」

「信不信由你，中國人認為神是有智慧的人。也就是說，人有了智慧就可以成神，這又與西方的觀念格格不入。中國人的神話，如果與當今的科學成就一一比對，兩者又有多少分別？他們歷代具有莫大智慧的人，都遵從不為天下先的古訓，成了神，留下了神話。如今又用事實證明，他們知道人類遲早會玩物喪志，晚一天將神話變成現實，人類的智慧就能多延長一天！」

這時，外面有人大叫：「摩爾！快來！又出現了！」

摩爾一聽，顧不得客套，拔腿就走，漩渦果然又出現了。這次不待摩爾分析，漩渦一變再變，由模糊的一團，最後變成一個圓形圖案。摩爾大吃一驚，竟然是個太極圖！「是誰在搞鬼？」摩爾大叫，迴顧全場，人人茫然不知所措。

傑克生已立在身後，他從未見過太極圖，便問：「那是什麼？像個圖案。」

「太極圖，中國道家的圖騰。」摩爾說。

「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摩爾用鍵盤輸入了幾個指令，那圖案竟然文風不動。摩爾大呼：「快把電源關掉！可能是新型的病毒！」

奇怪的是，當大廳中一片漆黑，所有電源都關了，那個太極圖仍然停留了將近一分鐘，才自行隱去。

傑克生汗毛直豎，連忙拉了亨利，兩人悄悄走了，留下摩爾苦苦思索。顯然是有人刻意示警，但是誰呢？誰有這麼大的能耐？電腦網絡被敵人侵入是世紀初的事，又經過幾次世界性的網絡戰爭，網絡安全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進。更何況這套電腦，自己又附加了各種嚴密措施，幾乎不可能讓人侵入。

再說，電源已關，而圖形尚在，那完全超出了常理。難道當局陰魂不散？可能嗎？摩爾用心思考，這次亨利諸人來此，定有圖謀，自己應該多加小心才是。

沙暴果然直撲塔西斯高原，那裡有日本屯墾區。在其西北約一千公里處，則是熔爐城所在的金色平原。

日本屯墾區約有十餘萬人，這些移民非常安分，他們的祖先世代居住在火山、地震、颱風、海嘯交相侵襲的日本群島，日日奮鬥求生，危機感迫切。在二十世紀，他們有兩百多萬人移民巴西，但是火星移民計劃，卻一直引不起日本人的興趣。

原因很簡單，日本人非常重視安全，如果要移民，巴西的機會好太多了。想探險，利用虛擬實境就夠了。火星上的居民大多是當年一個企業的員工，他們因開採礦石而來，後來住慣了，也就懶得回去了。

日本人是當局的模範生，勤儉知足，當局特別將其安全設施準備得周全可靠。每年的沙塵暴時期，就是日本人觀賞紅色風沙的節日。當局匠心獨運，命令櫻花在這個時期，為日人競吐幽馨，偶而吹起一陣清風，看那滿天落紅如雨。

文祥等人在日本的富士城降落，一方面杏娃想讓他們開開眼界，主要還是怕打草驚蛇，讓黑金剛等人起了戒心。往年當局的作風，在表面上看來，確實是以特遣隊為主力，然而自從杏娃親自督戰後，便以文祥、衣紅為中心了。

所以，這次當局讓千奇、百怪領軍，堂而皇之地步入熔爐城，杏娃卻與幾個談得來的知交暗渡陳倉，打算從日本城過去。

衣紅不甘示弱，說：「杏娃！妳太長他人志氣了，亨利是敗軍之將，怕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獅子為百獸之王，搏兔猶用全力，怎可掉以輕心？」

「我們可以用隱形方式進去呀！」

「明人不做暗事！再說，妳沒見過日本城，豈不是白活了？」

「杏娃！妳什麼時候學會這一招了？」

「近朱者赤呀！」

甫出入境室，就見道旁幾十個穿著和服、花枝招展的少女，載歌載舞地列隊迎賓。旅客中有幾個男女，胸插鮮花，肩披彩帶，臉上掛著微笑，一邊搖手走出。文祥見了，把衣紅一拉，說：「等一下再走。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又不是歡迎我們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要人歡迎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拜托！我最怕這一套！」

衣紅笑道：「我們大公子害臊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難道妳喜歡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！」

文祥往回一縮，說：「那妳去吧！」

衣紅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！把排場展開！」

杏娃問：「是用偶像式還是國賓式？」

衣紅說：「用殯儀式！」

杏娃問：「什麼是殯儀式？」

衣紅說：「接死人用的！」

不料她聲音太大，被旁邊一個留著小鬍子的男人聽到了。那人大罵道：「拔個牙落！怎麼侮辱人！」

他這一吼，眾人無不側目。衣紅一驚，問：「我侮辱誰了？」

小鬍子不肯干休，忿忿地說：「妳說！誰是死人？」

衣紅才知道原來剛才的戲言被聽左了，連忙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在開玩笑。」

「開玩笑？誰敢在我面前開玩笑？」果然，小鬍子說話時，他身旁的幾個人都噤若寒蟬，低著頭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衣紅一見，俠義之心又起，但這事原本是自己不對，倒也不便發作。

這時文祥忙挺身而出，對小鬍子說：「朋友，實在對不起，我們幾個開玩笑慣了，絕不是對您不敬。」

小鬍子氣猶未息，狠狠地說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名叫池田糾夫，是日本傳統黑社會中，一個叫黑龍會的會長，曾累次被我們列管。」

文祥便說：「會長先生久仰了，您的大名如雷貫耳。」

池田糾夫更神氣了：「那你們為什麼在我面前胡說八道？」

衣紅知道他不是正人君子，膽氣就壯了，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！會長？會長大就會死！我們不就是來火星屠龍嗎？」

池田糾夫霸道成習，在他的族群中，被當局列管相當於受訓，次數越多地位越是尊貴。後來關到金星，卻又被無罪釋放了，因之氣燄更盛。他最忌諱死亡，可以說怕死如命，長生不老是他的最寶貴的護身符。相對的，誰要是當他的面談死，那可是成心挑釁了！

池田糾夫怒火高漲，他知道動口不妨，這小姑娘一嚇就慌，正好來個下馬威。他早練就了一副兇狠的嘴臉，這時臉一沉，大喝一聲：「拔個牙落！會長要教訓妳！」

衣紅還不肯放手，說：「文哥！怎麼辦？死人要教訓活人！」

池田糾夫斥道：「女人！妳說誰是死人？」

衣紅東看看，西瞧瞧，最後說：「奇怪！死人怎麼會說話？」

池田糾夫身後的兩個壯漢，這時邁一大步，一左一右，站在會長身邊，雙手環胸，狠聲說：「拔個牙落！妳找死！」

風不懼慢條斯理，走到兩個壯漢面前，先來個猛虎伸腰，亮了一手單腳著地的鐵板橋功夫。然後兩手環臂，一運筋骨，渾身格格直響。

眾人都看呆了，尤其是兩個大漢，眼睛瞪得發直。

衣紅蓮步輕移，走到風不懼右側，說聲：「拔個牙去！看招！」話剛出口，一個迴身，一招風掃落葉，堪堪向風不懼小腿後彎掃去。

在山上修煉時，風不懼經常和她套招，兩人很有默契。這時他猛一提氣，鷄子翻身，離地丈許，張臂舒腰，穩穩地落在衣紅身後。

這一招精采漂亮，觀眾以掌聲喝彩。

連文祥都看呆了：「紅妹！妳也有功夫？」

衣紅裋答禮道：「要玩命嘛！哪能沒兩下子？」

法蒂瑪興奮地拉著衣紅說：「衣姐！妳一定要教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行，那妳得教我巫毒大法！」

她們一問一答，簡直沒把旁人看在眼裡。池田糾夫心知肚明，再要狠下去，今天不但討不了好，搞不好鬧個灰頭灰臉，以後就別想混下去了。兩個壯漢平日欺負良善只憑三分狠氣，這時更是大氣都不敢出一聲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頭戴斗笠，浪人裝扮的中年人，由旁觀人群中排眾而出。他身配長刀，刀柄在後，雙手卻籠在袖中，高聲說：「米粒之珠也放光華！」

風不懼一打量，就知道此人是個練家子。當下一抱拳，左掌向裡，右拳前頂，腳下一個七斗罡步，先擺出門派，說：「既是行家，敬請指教！」

浪人一楞，停了一下，說：「是南少林？敢問尊師大名？」

風不懼笑道：「南少林馬步不同，閣下看走眼了。」

浪人神色一變，說：「可惜當局設限，否則倒要討教一二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放心！我保證當局不會干涉！」

浪人哈哈大笑：「憑你？當局會網開一面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如果閣下以武會友，又有何妨？」

浪人不信，說：「武者止戈，當局禁止暴力，怎能容忍你我相搏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那閣下所為何來？」

浪人向法蒂瑪看了一眼，說：「我久聞巫毒大法，特來向這位姑娘請教。」

文祥本就不想生事，若這人再招惹法蒂瑪，局面將更難收拾。他立刻跨前一步，雙手一拱，道：「我等來此，另有公幹，既與閣下無怨無仇，就此別過了。」

那人一見文祥拱手，突然間，他雙腿一軟，跪在地上，叩首連連：「小僧叩見佛爺！請佛爺原諒小人無禮。」

文祥反倒嚇了一跳，再一想，知是佛珠之功，此刻也無暇解釋，便伸手攙扶那人，說：「免禮了，此地人多，我們到前面再說吧！」

豈知在場眾人一見那浪人口稱佛爺之狀，無不跟著伏地跪倒，個個口宣佛號，叩頭如搗蒜，阿彌陀佛之聲此起彼落。文祥弄得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衣紅忙一拉文祥衣襟，悄悄說：「你就裝一下吧！不然脫不了身了。」

文祥哪裡會裝神？直急得抓耳撓腮，一個勁說：「大家請起！有話好說！」

有個婦人哭著爬向前說：「佛爺救命！」

文祥糊塗了，這個時代還有人叫救命？他安慰道：「女士妳不要哭，不論多大的事，當局都會給妳解決！」

婦人說：「電腦解決不了。」

文祥急了，提高聲量，說：「大家請起來！你們搞錯了，我是個普通人。」

婦人叨叨不絕，說：「我的男人跑了，唯一的女兒做夢做了二十年！而且每天都做那個『灰姑娘』夢！叫我怎麼辦呀？」

文祥只好說：「那妳也做夢去嘛。」

婦人說：「我連做夢都不安穩，夢中的女兒還在做夢！」

文祥實在沒輒，他只好對衣紅說：「快想辦法！」

衣紅便大聲對眾人說：「各位善男信女，佛爺下佛旨了，你們的心意祂都知道了，一定會設法解決，大家快起來！」

眾人歡喜異常，一個一個打躬作揖地爬了起來。

衣紅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這附近有什麼禪寺？」

杏娃說：「鑑真寺。」

衣紅又對大眾宣佈：「各位善眾，有鑑於各位的誠心，今夜八時佛爺將在鑑真寺說法，廣渡眾生。」

一時眾人歡呼雀躍，連池田糾夫等人，又都曲膝叩頭。

衣紅急對杏娃說：「快把我們送走。」

略一晃眼，但見天空一片澄紅，眾人已置身在一個翠碧茸茸的小山丘上。

只聽文祥嚇得大叫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大家一看文祥，杏娃竟然連那個正親吻「佛腳」的浪人也給攝來了！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你怎麼敵我不分？」

杏娃叫苦道：「冤枉！一定是文祥不洗腳，氣味太濃了。」

話才說完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一位身披紅袍的尊者現身在六人面前。文祥定睛一看，是紅教第九位尊者協巴多杰。

文祥連忙帶領大家行禮，齊贊：「尊者聖安。」

協巴多杰合十道：「施主請勿見怪，此人與我教頗有緣分。適才老納藉佛珠向他示祥，並同攝來此，即將帶回敝寺，另行處置。」

浪人一見尊者，轉泣為號，他摘下斗笠，拜倒在尊者腳前，說：「小僧難耐清規，逃返人間。然而苦海無邊，無法解脫，尚請佛祖開恩。」眾人見他童山濯濯，戒疤歷歷，果然是個出家人

協巴多杰說：「定智，你若不自斷淫根，何從解脫？」

定智反問：「若是淫根，從何自斷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土若不存，根依何處？」

定智聽了，神思恍惚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協巴多杰不理他，對眾人說：「此子原名森喜二郎，在世紀初，曾是日本社會的代表人士。後雖出家，卻非出於覺悟。然此子事跡頗足後人省思，未來尚有大用。」

森喜二郎生於二十世紀末，自幼聰敏靈巧，甚得家人及師長喜愛。後長得人高馬大，面貌清秀，能文能武，又會說會唱，是少女們心目中的偶像。

正因為要風有風，喚雨得雨，森喜二郎把事情看得非常簡單。世界上的一切都像為他設就的，唾手可得，用過就丟。尤其是感情，既看不見也摸不到，壓根兒只是一時的需要。至於那些枕邊柔情的傾訴，和鳥語一樣，聽著悅耳，起床後就忘掉了。

日本女性彷彿是為男人打造的，既美麗又溫柔，兼以傳統觀念的薰陶，她們把全部的幸福都寄托在自己男人身上。

物極必反，日本男人被寵壞了，他們擁抱著男性至上的自我中心。家裡有位如花似玉、溫柔賢淑的夫人，他們認為那是理所當然。不管是什麼人，也不管每天工作得多晚，下了班一定要先到酒吧喝個爛醉，直到夜半才回家。男人喝得越醉、回去得越晚，越能顯示家中有個體諒守分的妻子！

這還不說，他們死要面子，就算在鄰居面前，保持著一副君子風貌，那不過是做給大家看的。只要一出遠門，只要鄰居看不

到，他們第一件要務，就是展現一下雄糾糾氣昂昂的男子特徵，以彰顯其「大丈夫」風範。

森喜二郎則不然，到這個時代，「君子、淑女」已經式微，「淫子、浪女」才是人人稱羨的偶像。所以，森喜二郎十七歲時，已名正言順的同時交往了七個環肥燕瘦的女友，一個星期每天換一個！簡直羨煞了所有的年輕人。

麻煩出在「獨佔」這個大敵，森喜二郎才十九歲，已經是兩個女兒的父親！照理科學如此發達，社會性教育如此成功，怎麼還有未婚少女懷孕的可能呢？理由其實很簡單，女孩子為了繫住情郎，千方百計也要裝一個孽種在肚子裡！

怎麼辦呢？當然賠錢遮羞了事是一條明路。森喜二郎家境雖然豐裕，但是「色傾家、賭蕩產」，長此以往，怎麼了得？

結婚是另一條路，但是當時已不作興十九歲結婚，除非惹了大麻煩！

於是森喜二郎的家庭會議定下天條，如果他再出問題，就把他的精子存入銀行，然後把他關了！

森喜二郎也召開了七個女友（至少是名不正而言順的）的圓桌會議，誰要肚子大了，就自動出局，另覓高明。

第二個問題又來了，既然肚子不能保住地位，快活一時也不吃虧。每天晚上，各個女友都使出渾身解數，森喜二郎防不勝防，天天吃喝各種壯陽藥物。結果，年紀輕輕的，就弄得腎虧血虛，步履蹣跚。

到他二十二歲時，女友們一個個逼他表態，如不娶進門就要自殺。森喜二郎在魚與熊掌之間，能拖就拖，對每一個都滿口應諾。森喜二郎的父親心裡也著急，特別找了一天，把兒子帶到四國島渡假，父子之間作了一次長談。

父親說：「兒子！作人責任最重要！」

兒子說：「嗨！」

「責任重要，要保重身體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女人很多，結了婚就進了監牢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時間很長，人要慢慢享受。」

「嗨！嗨！」

「身體不好，沒有明天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沒有明天，一個女人都得不到。」

「嗨！」

父親又好氣又好笑，自己只是沒有兒子的好條件。美女主動投懷送抱，男人又怎麼拒絕呢？當然是女人的錯！

只是女人有錯，男人倒霉，太不公平了！但是他不能不勸兒子，兒子倒霉，就等於全家倒霉。而全家倒霉的結果，就要數他最倒霉！

但是怎樣勸兒子呢？自己也想有這種福氣呀！他有件事說不出口，每次兒子在家裡翻雲覆雨，也正是自己偷窺得最爽的時候。當然，他不能禁止自己享受，那就必須放任兒子荒唐！問題在事後總有麻煩，出了麻煩父親比兒子還要擔心。他最擔心的是，一旦兒子洗心革面，哪裡還能找到更令人神魂顛倒的樂趣呢？

「兒子，要戴保險套！」

「嗨！」

「知道就要做到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知道為什麼不做呢？」

「都戴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胡說！胡說！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上次出了事，應該記得！」

「那不是兒子的，可以作基因比對。」

父親急得站起來，他能說出親眼看到的事嗎？當然不能！兒子會承認嗎？當然不會！怎麼辦呢？父親在室內踱了幾個來回，他決定使出殺手鐮！只要能讓兒子就範，他什麼話都說得出來。

父親走到兒子面前，盤膝坐下，慎重地說：

「你對貞子就沒有戴！」

「父親怎麼知道？」

「貞子親口說的！」

「貞子不會說。」

「這種事貞子不會告訴你的。」

「啊！貞子……」

「是的，請兒子原諒。」

森喜二郎早就知道父親好色，想不到偷腥偷到自家廚房來了。他能說什麼？反正自己也是逢場作戲。貞子人不錯，百依百順，但是想到她和自己的父親在一起，心中就起了一種莫名的化學作用。

森喜二郎當機立斷，向父親彎腰致意說：「請父親接納。」

父親大出意料之外，忙說：「這不可以。」

「兒子已經決定了！」

「胡說！貞子人很好！」

「所以請接納！」

「胡說！」

森喜二郎不再多說，站起來，一個九十度鞠躬，回頭就走了。

這一天，森喜二郎的玩伴是河野洋子。他剛由四國島歸來，未及服藥，力有未逮，兩個人便躺在床上聊天。

森喜二郎問：「妳沒有跟我父親睡吧？」

河野洋子嗔道：「怎麼可以這樣問？不禮貌。」

「有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真的沒有？」

「真的沒有！洋子只有一個二郎。」

「貞子有！」

「貞子陪二郎的父親睡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不可能吧！貞子要求不高的。」

「是真的。」

「怎麼知道？」

「父親說的，貞子把我不戴保險套的事說了。」

河野洋子想了又想，說：「說是貞子，我不相信，二郎看過天花板沒有？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天花板上有個小洞，常常看到影子。」

「為什麼我沒看到？」

「因為二郎老伏著，洋子是向上看。」

森喜二郎忙問：「哪裡？」

河野洋子指著一個浮雕後面，森喜二郎看不清楚，起身取了一個望遠鏡來。果不其然，那裡有個鏡頭，正是市售的偷窺器。樓上正是森喜二郎父親的臥室，於是真相大白。

森喜二郎百感交集，被自己父親看了，又如何呢？在這個社會上，演色情影片出名致富的比比皆是，一點也不影響他們的地位。甚至連廣告都不必做，一出門就有人指指點點，多麼光榮！

但是兩者在感覺上有很大的不同，一種是自願的，一種是被迫的。比如性交不過就是性交，自願者稱之做愛，被迫的就叫強姦。此刻森喜二郎的感覺，說得透明一點，就是他被父親強姦了！

他又怎能怎樣？一氣之下，他決定到北海道休息幾天，遠離這個是非地。

北海道在日本島北端，緯度低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幽美。森喜二郎度過了一段沒有女性的日子，每天喪魂失魄，坐立難安。

一天，他經過一個劍道館，他本是劍道初段，一時技癢，便走進去。這時已是二〇二〇年，虛擬實境盛行，已經沒有人想學劍道了。

道館中空空洞洞的，只有一個妙齡女郎身著和服，懷抱長劍，危坐在大廳上。森喜二郎走進去時，少女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腳步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森喜二郎向女郎一鞠躬，問：「這是道館嗎？」

少女說：「是的。」

森喜二郎說：「我想請教。」

少女冷冷地問：「請教什麼？」

森喜二郎改口說：「我想學劍。」

少女眉毛一挑，說：「君腳步虛浮，不能學劍。」

森喜二郎見少女冷若冰霜的神色，心中一蕩。他熟識的女孩都是熱情奔放型，隨時隨地可以寬衣解帶。但是眼前這位，莊重中包容溫柔，沉穩兼具智慧，宛如幽谷百合，令人敬仰愛慕。

他細觀這位少女，大約是十八九歲的荳蔻年華，臉型圓而不渾，皮膚白裡透紅，潤澤嬌嫩。劍眉平直，不怒而威，秀目微睜，嘴形飽滿，清麗不可方物。而最動人的是她肩削體勻，威武中倍顯婀娜，有如一枝素蘭，挺拔有致。

森喜二郎看呆了，少女不耐煩，挺身雙手一揚，白森森青光一閃，嗖的一聲，森喜二郎嚇了一身冷汗，寶劍已經出鞘。

少女用右手撫平衣袖，將劍身從袖上抹過，淡淡地說：「君可識字？」

森喜二郎心中一凜，忙道：「識得。」

少女轉身以劍指著頂上一個巨大匾額，說：「這堂上所書何字？」

森喜二郎應聲抬頭一看，上面是四個端莊的楷字「正心誠意」。他知道自己失態，忙垂目內視，說：「失禮了，請原諒。」

少女說：「真要學劍？」

森喜二郎說：「嗨！」

「可知學劍很辛苦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我家是柳川嫡傳，數百年來英名不墮。」

森喜二郎學過劍道，當然知道柳川嚴正的名聲。他有點後悔走進來，卻又渴望與少女接近。他在花叢中鑽出鑽入，大魚大肉早吃膩了。

「是，令人尊敬。」

「可知為何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來道館健身不妨，要學劍，就要拜師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如果拜師，品性要先考驗。」

「嗨！」

「拜師後，如果犯禁，必須切腹謝過。」